



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

中国图书官修史

霍艳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本书亦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图书官修史

霍艳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官修史/霍艳芳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中国图书文化史/曹之主编)

ISBN 978-7-307-11789-1

I. 中… II. 霍… III. 图书史—中国—古代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217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4.25 字数: 491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789-1 定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曹 之

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尤其不喜欢写代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准风月谈·序的解放》）。为了回避“吹鼓手”、“戏子”之嫌，我决意不为“代序”，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不过，经过解释，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导师为博士生写序，似乎成为一种“专利”，我愿意放弃这种“专利”。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了“主编”，总要讲几句话。

人们常用“图书大世界”形容图书之多。的确，世界充满图书，图书充塞世界，图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人们常用书山、书海、汗牛充栋、恒河沙数、连窗委栋、擢发难数、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众多褒贬不一的“读书迷”，有五花八门的称号，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六云：

汉世目郑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晋杜预有

“左传癖”，人目之曰“武库”，言胸中无所不有也。江昞目许懋为“经史笥”；梁世目任昉为“五经笥”。褚遂良目谷那律为“九经库”；又目虞世南为“行秘书”，皆美其淹识群书也。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惟读《老子》，迪每轻之，柳曰：“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唐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人号“书簏”；齐陆澄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不就，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似犹有讽焉。他如宋宜黄李郭，文学浩博，人号为“书厨”；福清郑格，博闻强记，时亦号“书厨”；莆田李纲，通诸史百家，人亦目为“书厨”；通州张大中，群经百氏，一览不忘，人目为“黑漆书厨”；邛州吴时敏，于文未尝属稿，人目之为“立地书橱”，明武进陈济，六经子史，无不究竟，时称为“两脚书橱”；南海唐奎，遍览诸书，称为“唐书柜”。或有过誉，要皆美词也。

随便打开一部词典，就会发现由“书”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如：书卷、书帙、书城、书籍、书笈、书笥、书香、书院、书袋、书钞、书桌、书台、书种、书影、书录、书虫、书囊、书楼、书厄、书跋、书口、书脊、书缝、书祸、书价、书史……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如读书堂（司马光）、绉书阁（叶梦得）、万卷楼（尤袤）、野史亭（元好问）、汲古阁（毛晋）、赖古堂（周亮工）、士礼居（黄丕烈）、思适斋（顾广圻）、十驾斋（钱大昕）、积古斋（阮元）、四当斋（章钰）、双鉴楼（傅增湘）、瓜蒂庵（谢国祯）……甘桁《斋名集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年版）著录的 1000 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如书店、书铺、书局、书肆、书林、编撰、出版、发行、藏书、校勘、辨伪、辑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如囊萤、警枕、映雪、三余、三上、推敲、祭书、断织劝学、凿壁偷光、一字之师、著书自娱、露钞雪纂、断齑划粥、十年磨一剑、三年不窥园、头悬梁锥刺骨……詹文元等编《勤学成才故事 160 个》（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

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该书第76则故事云：唐代武后年间，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家贫如洗，但酷爱读书。晚上没有灯光，不能读书，非常苦闷。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把透光的缝隙凿大，趴在地上读书，津津有味。后来，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郗珍实话实说，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并无他意。县官康廷芝亲自审理此案。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作出一审判决，在《对求邻壁光判》中说：

郗珍荷衣横带，缉柳编蒲，有贱赢金，将希片玉。南都自富，北郭实贫。殊谢梁鸿，不求因热。乃如苏季，愿借余光。已接武于匡衡，方齐踪于甯越。室勿非邃，未窥夫子之墙；纺绩可兼，辄凿邻人之壁。情非窃伏，事涉穿窬。抑有前闻，宜征故实。请从按记，不合论辜。（《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康廷芝》）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广武，因在黄河南岸，唐称河阴县。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如周易学、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史记学、汉书学、尔雅学、本草学、水经学、通鉴学、文选学、四库学、红学、经学、史学、子学、编撰学、版本学、传播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阅读学、目录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学中有学，学又有学，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矣。

历代图书知多少？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就拿线装古籍来说，我在《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

（一）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丛书2797部，子目7万种，去其重复，计有单种文献38891种；

（二）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1

万种；

(三) 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据孙殿起《贩书偶记》与《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计有 1.6 万种；

(四)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方志 8 200 种；

(五) 佛经单种文献 4 200 种；

(六) 道藏单种文献 1 500 种；

(七) 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中医图书联合书目》著录，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 661 种；

(八) 碑帖、舆图不少于 1 万种；

(九) 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

(十) 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著录成代宝卷 1 579 种；

(十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著录家谱 14 719 种；

(十二) 谢巍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历代年谱 6 259 种；

(十三) 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著录存世兵书 2 308 种；

(十四) 杨忠、李灵年编《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

(十五) 王宝平等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和刻本 3 063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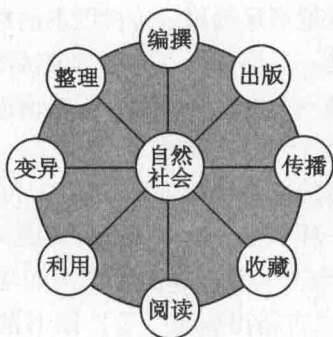
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共得线装书 174 380 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如果加上复本，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当不会少于 1 000 万册。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四库全书》收书 3 503 种、79 337 卷，共计 9.97 亿字。18 世纪中叶，法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共计 2 268 万字，《四库全书》是它的 44 倍。若把《四库全书》约 4 000 万页逐一摊开，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 1.34 周，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二者相比，由于自然老化、天灾人祸等原因，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无功而返。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浩如烟海”四个字作为结论了。

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没有“单干户”。现在，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出版专业有“古籍编撰史”、“古籍出版史”等；图书馆学专业有“古籍分类”、“古籍编目”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有中分天下、一决雌雄之势。静言思之，这些学科局于一隅，实则专科文献学，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对于各个专业来说，从微观上划分“势力范围”，固然需要，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也不可少。只讲微观，不讲宏观，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者“迷”在微观，旁观者“清”在宏观。从横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大千世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纵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悠悠岁月，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当局者”跳不出一地、一时、一人、一书的狭小范围，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能“会通”地研究问题，因而迷惑不解。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当局者迷”的形象写照。

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其中，“传播”包括书业中心、畅销书、中外交流等；“收藏”包括目录、分类、保护等；“阅读”包括标点、训诂、检索、翻译等；“变异”包括伪书、散佚等；“整理”包括校勘、辨伪、辑佚等。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环环相扣、周而复

始、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历史，如下图所示：



基于上述认识，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中国图书编撰史”、“中国古书编例史”、“中国图书官修史”、“中国图书序跋史”、“中国图书抄写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图书刻印史”、“中国图书版本学”、“中国图书装帧史”、“中国图书插图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图书广告史”、“中国古代禁书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国古代聚书史”、“中国古代秘书省藏书史”、“中国图书散佚史”、“中国图书目录史”、“中国图书分类史”、“中国图书保护史”、“中国图书阅读史”、“中国图书训诂史”、“中国图书翻译史”、“中国图书整理史”、“中国图书校勘史”、“中国图书辨伪史”、“中国图书辑佚史”、“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

作为教师，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读书、著书、教书的一生。生活就是图书，图书就是生活。用“嗜书如命”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除了文盲，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图书，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图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鲁迅先生也很爱书，他说：

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

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已集·读书杂谈》）

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收入《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暂时只有以下 13 种著作：

- | | |
|----------------|-------|
| （一）《中国古代图书史》 | 曹 之著 |
| （二）《中国古籍编撰史》 | 曹 之著 |
| （三）《中国古书编例史》 | 马刘凤著 |
| （四）《中国图书官修史》 | 霍艳芳著 |
| （五）《中国古籍序跋史》 | 王国强著 |
| （六）《中国古代的文献保护》 | 王国强等著 |
| （七）《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曹 之著 |
| （八）《中国古籍版本学》 | 曹 之著 |
| （九）《中国图书发行史》 | 孙文杰著 |
| （十）《中国秘书省藏书史》 | 郭伟玲著 |
| （十一）《中国图书散佚史》 | 李玉安著 |
| （十二）《中国古代的藏书印》 | 吴芹芳等著 |
| （十三）《中国古籍校勘史》 | 罗积勇等著 |

其中，《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古籍编撰史》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社会反映尚可。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我也只好遵命，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已是教授（研究馆员）或博士生导师，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2007 年底，《中国图书文化史》初定书名、著者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几年来，作为主编，我做了以下事情：（一）草拟分册提

纲。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二)编制《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2008年3月至4月30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目耕录》42册、剪报资料《刀耕录》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面向《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公开展出,读者可以抄写、复印或拍照。资料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大家,资源共享。(详《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3期卷首语)(四)互通情报。著者遇到什么问题,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有什么新的“发现”,可随时向著者“通气”。(五)借阅图书。《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主编藏书犹如《中国图书文化史》的“资料室”、“图书室”,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六)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并印发会议简报。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抓紧时间,时不我待。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作出承诺,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二是创新意识,宁缺毋滥。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宁可不写,不能徒灾梨枣。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珍惜这次机会,精心打造传世之作。否则,无法向读者交待,无脸见“江东父老”。此外,还就书名、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统一认识。不过,还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二是关于《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整合问题。由于《中国图书文化史》内容较广,涉及问题较多,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各书之间或有重复,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敬祈读者谅解。当然,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还没有形成共识,著者各抒己见,也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吧!

现在,《中国图书文化史》终于出版了。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武汉大学出版社，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谢谢大家！

曹 之

2012年3月10日

自序

早就想为此书写点东西，然拿起笔来，心有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作罢。如此三番，要交稿了作者自序仍无着落。此次下定决心，将自序当成任务来完成。

我天资驽钝，理解能力和反应能力较差，然记忆力尚强，又肯下工夫，吃尽十年寒窗苦，得入郑州大学门。本科四年，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通过采用博览相关书籍、车轮滚动复习的方法加深对深奥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渐渐对所学专业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下定决心考研继续深造。在复习考研的半年里最为充实，感觉所学的知识比之前四年学到的知识都多。2006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录取，公费攻读硕士学位。这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硕士入学一月后，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早听学长说曹之老师知识渊博，是当今学术界为数不多、真正做学问的人之一。给曹老师打电话请他做我的硕士导师，他竟欣然同意了。当时，院里规定每个硕士生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看到许多同学已经发表或接到用稿通知，我慌忙选题，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泡了几天，打造出自

己的“成果”。担心自己水平有限，拿给曹老师过目。第二天，他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忐忑不安，谁知他脸上没有一丝乌云，还说我的选题好，这个题目从来没人写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话锋一转，问我论文中那个有关明代建阳书坊每块刻版的字数与图书定价的比较表格是自己统计的，还是复制别人的。其实，那个表格是我从一个水平也不是很高的作者那里抄袭过来的，当时只是觉得列个表格能够增加论文的说服力和专业性。看我半天没说话，曹老师给我看一块他出差时在建阳买的书版，我接过来数了数，当然与自己抄袭的大相径庭。曹老师让我回去好好修改一下，再拿给他看一遍，如此反复修改了五六次。后来，我把那篇文章的六次修改稿进行对照，发现每次修改都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末稿顺畅、自然，一气呵成。我明白了个道理：做学问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见解。

在曹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渐渐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为官修史，并尝试围绕这一领域发表一些学术论文。他看我乃可塑之才，鼓励我继续读博，并让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图书文化史》项目，由我主撰《中国图书官修史》。关于《中国图书官修史》的写作，曹老师指导颇多。我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分别是《宋代官修书研究》和《明代官修书研究》，他倾力修改，帮我完善框架。那两次大刀阔斧的修改，直接影响着我对其他朝代的写作。我自感绵力微薄、资质平平，写作此书更是不敢丝毫懈怠，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浩瀚的书海中寻找相关史料，然后经过比对、考证，加以整理，发现史料存在的问题，有的直接在文中予以纠正，有的以脚注的形式加以列出。然而，由于自身素养和知识积累不够，理论提炼明显不足。

2011年9月，我荣幸地被聘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同时，师从院长王育济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中国图书官修史》初稿即成，我将它打印出来，带给王老师请他指教。他看过之后，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他认为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分歧在我这本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文献学是从史料到史料，缺乏理论提升，而历史学是分析某个问题，发掘事实真相和启示影响。他建议我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好好提升一下理论部

分。然因事情冗杂和怀孕生子，我对书稿的修改很是草草，但愿不会让他失望。除了王院长对此书的成书颇为关心之外，新院长方辉教授、书记赵爱国教授、系主任刘旭光教授、王云庆老师、毕牧老师、曲春梅老师、谭必勇老师等对我工作上帮助很大，让我很快适应工作和在高校的生活。同时，我还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和主编，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中国图书官修史》是难以问世的。在此一并致谢！

霍艳芳

2014年7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官修书”释义	1
一、“官”的阐释	1
官方提倡.....	1
官方出资.....	3
官方参与.....	5
官方善后.....	7
二、“修”的阐释	8
“编”和“著”	9
翻译	10
三、“书”的阐释	11
第二章 先秦两汉官修史	13
一、官修书的起源和发展	13
官修起源于夏代	13
商和西周官修的社会背景	14
官修的旁证——载体材料	15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修	18
官修的主体	20
二、秦朝官修史	22
文化的发展	22
“石鼓文”是官修吗?	23
简策官修书	23
三、两汉官修史	24
社会发展情况	24
儒学及宗教	25
学校教育	26
国家藏书	27
藏书整理及官修处所	28
厘定经书	30
官修史书	31
中央其他官修书	34
淮南王和河间献王	37
两汉官修史总论	3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官修史	 41
一、魏晋南北朝官方修书的历史背景	41
民族融合	42
经济发展	42
政治制度和文化发展	43
学校教育	43
官府藏书	44
二、魏晋南北朝官修机构	46
魏晋官修机构	46
南、北朝官修机构	48
三、官修史书	51
三国时期的官修国史	52
官修《晋史》	53